

当代作家文库

# 皮影戏

若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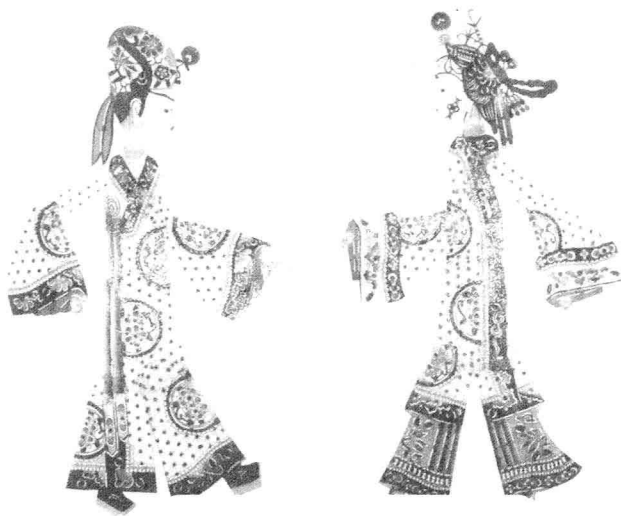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皮影戏



若凡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皮影戏/若凡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 8  
(当代作家文库)

ISBN 978-7-5059-7958-7

I. 皮… II. 若… III. 个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658. 15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999889 号

书 名:皮影戏

著 者:若凡

出 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0)

地 址: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邮编:10012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主编:李秀国

责任编辑:李 媛

特约编辑:王建军

印 刷:北京金太阳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8.125 印张 176 千字

印 数:0001-1000 册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59-7958-7/I. 1779

本册定价:25.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调换)

## 自序

我自少年时便爱好文学，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且数十年为之魂牵梦绕，孜孜以求。

在挨饿年头过早辍学，家学渊源几乎为零，又没有什么天赋，只靠读书自学渐渐窥其门径。我二十出头又遭逢“十年动乱”，青春年华全都虚掷，文学园地一片荒芜。因而，我的创作道路漫长而曲折。

但我的追求比较执着，工作之余，坚持读书和练笔，几十年一路走来，从未轻言放弃。这也得益于我妻子的包容和理解，她多年如一日，承担了繁重的家务，抚养了两个儿子，并参与了一些作品的构思，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热情支持。

人们所谓的灵感，极少光顾我，我只靠生活的启示，然后冥思苦想，千虑一得，但写作起来仍常感到笔头滞涩。初期写作，常常遭遇退稿，有一沓子退稿信保存至今，它们没有挫伤我的信心，只是激励我努力提升自己。后来，我的作品渐渐能发表了，至今已有百十篇小小说及故事散见于各报刊，自己也早就加入了河北省作协，并被文友们推举为唐山湾文学研究会会长。然而，我并没有多少成就感，因为距我所期望的目标还相去甚远。

本书所收的作品，因写作时间跨度较大，时断时续，便显风格不同，水准各异，且雅俗互见。本来作品就少，又要成书，只好将自己满意的和不满意的都兼收并蓄了。将这些拙

作奉献给读者朋友，我确乎难释惓惓之怀。

书名为《皮影戏》，只是借用其中一篇小说的题目，没有更多寓意。

多蒙唐山湾文学研究会各位同仁特别是武勋、梦成等同志倾力相助，本书才得以付梓，在此谨致谢忱。

是为序。

郑录礼

2012年5月20日

# 目 录

走出那“荒岛” .....	(1)
葬马 .....	(6)
皮影戏 .....	(9)
褐色的牙齿 .....	(11)
父爱 .....	(15)
隔壁 .....	(17)
老伴儿 .....	(21)
爱情鸟 .....	(23)
摸鱼 .....	(26)
生日礼物 .....	(29)
送报 .....	(34)
哑剧演员 .....	(37)
疯子 .....	(39)
尴尬握手 .....	(42)
乡情 .....	(44)
农家朋友 .....	(47)
“马王爷”外传 .....	(49)
“魔力酒杯” .....	(52)
不小心获了金奖 .....	(54)
功夫 .....	(56)

探望 .....	(58)
大郅绝食 .....	(60)
路遇 .....	(64)
拒绝握手 .....	(66)
活祭 .....	(69)
馈赠无门 .....	(71)
墓碑 .....	(73)
葬礼 .....	(75)
称官道职的魔力 .....	(78)
狭路相逢 .....	(80)
弱智家族 .....	(82)
寿衣店做广告 .....	(85)
买菜记趣 .....	(87)
讨债 .....	(89)
旁敲侧击 .....	(91)
温柔漩涡 .....	(93)
如意梦枕 .....	(95)
棋高一招 .....	(98)
死亡之舞 .....	(100)
半夜敲门 .....	(102)
打白条 .....	(105)
哺乳问题 .....	(107)
邀功 .....	(109)
送牛奶的女人 .....	(111)
奇异的手势 .....	(113)
村长忌怕的坟茔 .....	(115)
冥路设卡 .....	(117)

幽灵的自白 .....	(119)
王大愣与小姐幽会 .....	(121)
奇招揽客 .....	(123)
“陪坐”小姐 .....	(125)
美女赠我口香糖 .....	(127)
倒霉的女扒手 .....	(129)
一报还一报 .....	(131)
快通道传递 .....	(133)
呵护 .....	(135)
假币 .....	(137)
一个疯子的怪癖 .....	(139)
一夜无眠 .....	(141)
空巢老人 .....	(143)
儿子讲卫生 .....	(145)
“美废” .....	(147)
打嗝 .....	(149)
患者 .....	(151)
免费午餐 .....	(153)
白字 .....	(155)
骂他一声老流氓 .....	(157)
我要抽你一支烟 .....	(159)
严重问题 .....	(161)
“Li局” .....	(162)
余威 .....	(164)
“官服” .....	(166)
“天下第一驴” .....	(168)
失态 .....	(170)



为狗取名 .....	(172)
蟹王 .....	(174)
见贤思齐 .....	(176)
一条红线 .....	(178)
“老师……傅” .....	(179)
路边的草帽不要捡 .....	(181)
“美女吧” .....	(183)
广场上的服装秀 .....	(185)
推介一种新疗法 .....	(187)
黄昏恋 .....	(189)
姐夫戏小姨 .....	(192)
乖乖 .....	(195)
稻场上 .....	(198)
茅屋飘香 .....	(202)
人与仙 .....	(207)
母子连心 .....	(211)
当午,日炎炎 .....	(213)
客自远方来 .....	(219)
父子情 .....	(225)
挠痒 .....	(230)
莲儿妹妹 .....	(233)
新世说 31 则 .....	(236)



## 走出那“荒岛”

孟祥人有点生理缺陷：秃。

因此，无冬无夏，他永远戴着帽子。人们记得他十八岁时由农村老家调来农场，如今已过而立之年，十多个年头中，居然谁也没见他摘掉过帽子——当然，事有例外，一九七六年导师国葬日，脱帽致哀那一刻，还是摘下过一回，只是人们没有留意罢了。帽子，别人用以防寒遮尘，他却当作须臾不可离开的保护伞。

他总是那么小心谨慎，将帽沿儿箍得很紧很紧，台风也吹不落的。那年闹地震，他同许多惊惶失措的人一样从睡梦中惊醒，赤身裸体跑出屋，头上却依旧戴着那顶帽子。可惜，帽子并不能遮得十分严实，从那裸露的鬓角和后颈上，依然可以看出他的那点“不雅”。在鬓角和后颈上，还是有些稀疏的弥足珍贵的头发的，往往任其长得很长，尽可能多覆盖一些贫瘠的土地。至于帽子遮住的头顶，究竟是光葫芦似的呢，还是状如花瓜？孟祥人对此讳莫如深，外人就不得而知了。即使是常常表现为无所不知的小说家，怕也难于杜撰。

有点生理缺陷的人，常常喜欢修饰自己，仿佛借此可以弥补些。比如说脸上有点天花斑痕的人，往往将头发梳理得极整齐；留着黑胡的跛足老先生，衣襟上则缀着考究的铜纽扣儿……至于肤色微黑的姑娘搽增白露，矮个女人穿特高的



高跟鞋，似乎还不在此例。孟祥人则不然，他觉得自己已值不得打扮，有这至关重要的一顶帽子便足够了。

孟祥人是三岁时染上秃疮，脱了头发的。小时候，他照样天真烂漫，光着小秃脑袋满街跑。人们唤他“二秃儿”，他嘻嘻地笑。在河里洗澡，他同小伙伴一样往头上涂泥。后来长大懂事了，虚荣的种子在心里扎根，他便走到一个忧郁和寂寞的“荒岛”上去了。

他的苦恼，几乎可以使他所剩无几的头发脱落。

他虽然同常人一样饮食起居，但他的生活色彩是单调的，灰暗的。他时时处处加着小心，有点像“套中人”，从来不照相，从来不游泳，从来不参加什么人的追悼会（七六年那次自然又当别论）。什么人在他面前梳头、打发蜡，他会感到窘；农场工会发下来理发票的时候，他尴尬得不行。他喜欢戴帽子，却又怨它不如增白露、染发剂那样容易骗过人的眼睛。对于男人假发，他心向往之，又无勇气去问津。他尽可能不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哪怕是登台去领什么奖。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使他丧失了一切表现自己的欲望，也丧失了爱情的奢求。

然而，十分庆幸，他三十一岁时终于成就了一份姻缘。

先前，谁要说给孟祥人介绍个对象，他便以为是拿他寻开心，脸红涨涨的，现出一种敌意，无异于是要揭开他头上的秃斑。对于女人，他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不管在哪儿，他的目光只要见到女人，他就会像蛤蜊一样将自己坚硬的贝壳紧闭起来。

这回呢，是由农场的一位亲戚牵线，将一个被人遗弃的再婚女人同他撮合。那女人除了“再婚”之外，几乎无一处可挑剔，品貌端正，温存善良，心里含着一点对先前那负心郎的



怨恨。人家主动登门来相看了，众人啧啧称羨，孟祥人却只感到惶恐不安，仿佛什么祸事临头一样。后来，大伙好说歹说，硬拉他去见了一面，就像拉牛犊子上套那样别手别脚。相看的时候，那女人上下瞧他，已使他十分局促不安，竟然还说道：“你把帽子摘下来。”孟祥人立时魂飞魄散，连脖颈也龙虾般通红起来，只恨无地缝可钻。“不，不……反正是难看……难看……不成就算。”他讷讷地说，一面用手护住帽子的阳遮，忙不迭逃出屋去了。

众人都为他捏着汗。然而，那女人却同意了。先前那个男人，正是因为生得标致风流，拈花惹草，才丢开她的。

婚礼很快便举行了，迅雷不及掩耳，好像唯恐发生什么龃龉。这样的半路夫妻又难能可贵，婚礼极热闹，连灯光也喜兴兴地变成令人迷醉的颜色。孟祥人新衣新帽，站在素馨花一般的新娘身旁，却忽忽悠悠以为是在梦境里。贺喜的喧声嗡嗡隆隆，他仿佛觉得是天边的雷。他甚至偷偷地掐了掐自己的手指，咬了咬舌尖。

婚后，他们幸福而且甜蜜。人的感情的补偿，就如同焦渴的土地获得雨露的滋润一样。两个需要安慰的人，彼此着实得到了安慰。两颗有过创伤的心灵一旦揉和在一起，便会炽热地燃烧。他们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然而，孟祥人依旧离不开那“护身符”，一时一刻不脱掉那帽子，白天黑夜都如此。他一方面沉浸在燕尔新婚的欢愉中，一方面又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唯恐妻子瞧见自己头上的秃斑，失爱于妻子。他常常窘迫地躲开妻子那脉脉含情的眼睛，又对妻子察颜观色，注意她的一颦一笑。他时而悄悄抚摸一下自己后颈上的长发，思忖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遮掩。他感到了提防一个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的极大的



困难。

妻子呢，虽然是第二次做新娘，仍有几分羞涩，不干涉丈夫的什么，只是温柔、顺从地尽着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有时见丈夫发呆，不知他为什么烦闷，便和颜悦色同他说笑。孟祥人总觉得自己委屈了妻子，处处显出卑怯、孱弱，又小心翼翼，提心吊胆，仿佛手中捧着一只珍奇的小鸟，时时怕它会展翅飞走。

一次，有客来访。妻子很有礼貌地沏了两杯茶，一杯敬客，一杯捧到丈夫面前。客人倒没什么，丈夫却谦恭地欠起身，现出担当不起的模样。客人直笑。妻子悄悄白了丈夫一眼，他自知失态，脸上又热烘烘的。客人走后，妻子朝他莞尔一笑，说道：“你……要像个男子汉才好。”

孟祥人忙赔笑，又连连点头。

那天中午，夫妻俩对坐吃饭。天气有些热，又吃得热乎乎，孟祥人帽沿下沁出一层细汗，连帽沿也濡湿了一些。妻子瞧瞧他，委婉地说道：“你……好像还不大相信我……”

丈夫惊愕地睁大眼睛，忽而悟出了什么，一下涨红了脸，汗也刷地淌下来。妻子便顺下眼睛，不再说什么，只去给丈夫添饭。

后来，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差不多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事情。

那是蜜月的第七天清早。孟祥人在鸳鸯衾里睡得酣畅，一觉醒来，还没睁开眼，蓦地感到颇有些异样，伸手一摸，呀，大事不好，帽子不见了！他立时血往上涌，灵魂也几乎出了窍，心砰砰跳起来，连忙用双手捂住脑袋，像钻防空洞一样往被窝里缩下去。

忽然，被子一下撩开了。他张皇失措地半睁开眼睛，瞧



见妻子站在床前，朝他微笑，略带歉意和娇嗔，手里玩弄着那顶帽子。

“藏什么……既然嫁给了你，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说着，她脸上泛起动人的红晕，“你不能哄我，我要的是真的你！知道吗？”

“……”

孟祥人无地自容，心乱如麻。这时候，妻子忽然倾过身来，双手抓住他的胳膊：“你对我还藏藏掖掖……”他感到妻子手上传出一股柔情，不由心头灼热，激动得发抖，就势将妻子紧紧挽住了。他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热烈地吻妻子的时候，竟将几颗清泪淌在了她那柔美、恬静的面颊上。

从此，他得了解脱，便时常光着头，松松爽爽地在屋子里吃饭啦、洗脸啦、睡觉啦，如同孙猴子除去了头上的紧箍咒一般。夫妻间，仿佛撕去了一层相隔的纱幕，坦诚相见，反而更加恩爱了。

打破樊笼第一关，孟祥人由此得了鼓舞，长了胆量，索性光着头走到院子里去，走到大街上的稠人广众中去，还那样昂首挺胸，颇有一点硬铮铮的男子气。他发现，人们初时虽然有点惊异，却并不怎样嘲弄他，也绝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可怕情形。“我原本不必那样怕得要命……”他想。他和大家一样说说笑笑，轻松自如。

他走出那“荒岛”了，感到一种以自己的真实面目出现于天地之间的坦荡和自信。

（原载《青年文学》1985.8，入选《小小说选刊》）



## 葬 马

日暮黄昏。一辆双套马车徐徐行驶在没有辙印的荒野上，四下里的蒿草和嫩芦苇散发出一派温馨气息。赶车老汉也信马由缰，让马儿漫无目的地随意行走。

车上，则躺着一匹奄奄一息的老马。

这匹老马，赶车老汉整整使役了一辈子，如今它要走了，病了，要死了，但老汉不忍心杀它，其实杀它也出不了几斤肉，它已经瘦得骨头都快要支出皮外了。老汉决定送它到恶狗寻不到的野外去安息。

这老马拉了一辈子车，今日它也坐上车了，真是破天荒的事啊。

在20年里，这老马驾着车东奔西走，喘息于骄阳之下，着鞭于泥泞之中，拉这拉那，拉过的东西堆起来该够一座山啦。它一向出真力，拉死套，不“犯假”，可老汉还是常常要用鞭子抽它，因为老汉要急着赶路呀，要挣出那将车陷住的泥窝呀。尽管老马已将浑身的力气都使尽了，老汉却还想从它身上榨出更多的力气来。这会儿，老汉抚摸着老马身上那累累鞭痕，心中不无痛悔，自己甩鞭时为啥不把手放轻些呢？

老马是母性，这辈子生了一儿一女，就是在眼前拉车的这两匹马骡。（骡子的性别无实际意义。）当它们还是小驹的时候，对母亲自然很亲，吃母亲的奶，让母亲久久舔身上的绒



毛，它们稍跑开远一点，母亲便“呱儿呱儿”叫着将它们召唤到自己身边。可儿女渐渐长大了，自己也能上套驾车了，竟然将母亲也视同陌路，有时候还朝母亲尅蹶子，这对畜牲！

今天，这一儿一女是给母亲送葬，可它们的样子是那么浑浑噩噩，又悠然自得，仿佛是要去进行野游。

老马对自己的主人倒够得上一往情深。夜晚，每当老汉走进那散发着马粪气息的马棚里给它添草添料的时候，老马总是温顺地甩着尾巴，不经意间便用喷着热气的嘴巴吻一下老汉的手臂。有时候，老汉在归途中抱着鞭子睡着了，老马便会自己拉着车走回家。老汉的家也是老马自己的家嘛。

暮色渐深，老汉下意识地晃一下鞭子，两匹骡马悠然前行，荒野中被车轮辗过的青草又会慢慢站起来。

6年前，这匹老马曾经被人偷走过一回。盗马贼是趁夜溜进马棚解开缰绳将它牵走的。老汉当时都快要急疯了。同家人一起四处寻找了4天4夜，仍无下落。不料在第5天夜里，老马竟自己跑回家来了。显然，它是使劲挣脱了笼头才得以逃脱的，为挣脱笼头它已弄得口鼻鲜血淋漓。老汉于是紧紧抱住老马的头，久久不放。

.....

一路上，老汉一直被这许多断断续续的回忆所激动，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仿佛都藏着深深的怀恋和忧伤。行了，天也将黑了，不用再远走了，老汉于是吆住车，将老马慢慢从车上卸了下来。他怀着几分虔诚，给老马梳理一下鬃毛，也算是给它整容了，又割来一抱嫩芦苇放在它嘴边（尽管他知道老马已不再进食），然后便长叹几声，同它最后告个别，便赶着空车返回了。

走出好远，老汉回头张望，只见那老马也正费力地扬起



# 原形戏



头朝这边张望。于是，老汉狠狠心，不再回头。

这一夜，老汉一直辗转反侧，睡不安稳。天刚蒙蒙亮，老汉便起来了，他想到野外去瞧瞧那老伙伴的情形如何。不料走到院外马棚门口时，老汉一下惊得目瞪口呆，随后又不禁老泪纵横。他分明看见，那匹老马此刻正躺在马棚里，躺在它那一双儿女的脚下。以它那气息奄奄的模样，居然还能一步一步走回来，真是奇迹。现已安详死去。

（原载《山西文学》1983. 9，题为《老马》，后易名为《葬马》，重新发表于《文学港》，2003. 5，入选《小小说选刊》）